

《觉醒年代》为什么好看?

《觉醒年代》播出后口碑不俗。

该剧首次全景式展现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时代风云和历史画卷,清晰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全过程。

打破多项纪录 树立了新典范

《觉醒年代》于2月1日~3月19日在中央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黄金时间和优酷、爱奇艺等网络平台同步首播,随后在北京卫视和安徽卫视完成二轮播出。首轮播出时该剧收视率稳居中国视听大数据排行榜第一。播出结束后,在豆瓣

网评分高达9.2分。这些成绩打破了党史题材电视剧的多项纪录,也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树立了新典范。在导演张永新看来,《觉醒年代》编导演的创作是一度创作,来自观众的评价是二度创作。他关注到网络留言,几乎都是观众们发自肺腑地替剧集在做“自来水安利”。“《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有!你现在的幸福生活就是续集。”“在延年、乔年的老家安徽,省会合肥有一条小路叫延乔路,延乔路旁边是集贤路,而陈独秀就葬于今天安徽安庆的集贤关。延乔路短,集贤路长,它们没能汇合,但最终却通往了同一条路——繁

华大道!”

张永新说,网友发掘的这些“梗”,其实主创团队当初都不清楚。但是观众们看懂了《觉醒年代》的用意,因此明白了革命先辈的初心所在,也就达到了创作目的。

艺术化的表现 创新的审美

有关专家们认为,《觉醒年代》在红色主旋律题材上的创新体现在方方面面,除了叙事模式更加接地气、主题表达深厚之外,艺术化的表现方式和创新性的审美也十分特别。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尹鸿认

为,近年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文献化的特点比较鲜明,在忠于历史方面做得越来越好,但审美上做得不足,普通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接受起来会有一定的门槛和障碍。尹鸿认为,《觉醒年代》在不影响主戏的情况下加入了诗意和情绪的扩充,让观众进入意境状态去扩展,把虚实相间的部分处理得特别好。

中国广播电视台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李京盛表示,《觉醒年代》在坚持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基本经验上,用史实手法进行了创新与发展。《觉醒年代》不是放弃纪实,它在历史的空白处,在历史事件与历

史事件的衔接处,发挥了最大的艺术虚构,而这个虚构不是无中生有。它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发挥艺术作品应有的对历史的一种补充和发现。”

去掉伪戏剧化 重点塑造人物

尹鸿提到,《觉醒年代》是以人为中心表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这是过去很难突破的一点。

“近年有一部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有人为创造戏剧性的方法,创造出一些跟核心事件没有太大关系、假类型化的处理方法,制造人为的情感冲突,而《觉醒年代》去掉了

这种伪戏剧化,始终以塑造人物为核心,使得观众忘了这是由演员来塑造的李大钊、陈独秀、胡适、蔡元培……”

大批观众也因为该剧重新了解了党史,认识并喜欢上了陈延年、陈乔年二兄弟,并因为年龄相仿而产生了不少共鸣,更加明白信仰的来源。这部剧被誉为“党史学习教育电视剧形态的优秀教科书”,边学党史边追剧成了全新看剧方式。目前,《觉醒年代》剧组已经受邀到国务院机关、北京市政协、北京市科委进行交流和座谈,下一步还将走进中纪委等机关和北大等院校。

(据《北京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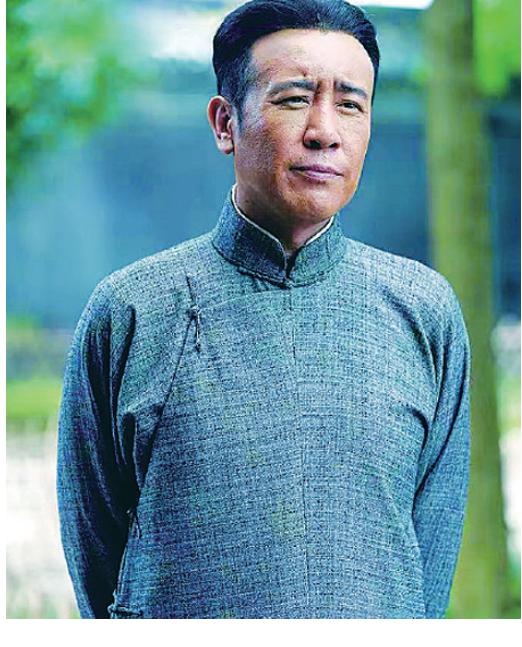
于和伟:设计性格动作 展示人物复杂情感

作为一个演技派,于和伟塑造的人物设计感非常强,从角色的肢体运动、生活细节到语言节奏都能感受到演员的创造能力,但在运用理性塑造人物的同时,他并没有失去感性的情感表达能力,而是通过面部表情和眼神变化,将人物内心复杂的情感层次分明地传递出来。

细节来铺垫用情感来带动

在《觉醒年代》中,于和伟扮演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陈独秀。今天的演员要饰演上世纪初中国革命领导人是有相当难度的,因为过去的年代并不远,相关的人和事都有案可查,人物的史料很多,照片、事迹甚至轶事也在身边广为流传,这样的历史人物在观众心里已有一个心像,演员塑造出来的人物要吻合观众心中看似很熟悉其实又不熟悉的人物形象,其难度可想而知。于和伟通过设计人物丰富的生活细节,将高远、激昂的革命者形象和生动、朴实的普通人形象完美地结合在荧屏中的陈独秀身上。

比如“吃”是于和伟为陈独秀这个人物专门设定的生活细节,出场吃日式料理、到朋友家吃饭、在自家喝酒、与工友一起吃火锅,和蔡元培一起吃花生,



在《觉醒年代》中,于和伟通过为人物设计丰富的生活细节,拉近了角色和观众之间的距离。图为电视剧《觉醒年代》剧照

在阐述他的革命理论时,也是边吃花生边慷慨激昂。不同时间、地点与不同的人吃法完全不同,吃这个细节不但展示了陈独秀性格的不同方面,尤其表现了革命者的烟火气息,同时也为陈独秀在逃出上海途中,看到沿途饥不果腹的荒民时痛哭不已作了很好的铺垫。爱吃的人对饥饿的感受尤为明显,陈独秀指着饥不择食、衣衫褴褛的茫茫逃荒民众嚎啕大哭地说:“我们得建党……一个可以将中国引向光明、让中国人过上好日子的党。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地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这样一段革命誓言,在陈独秀

“吃”这个生活细节铺垫下,在人物深层情感的带动下,显得如此的生动、真诚和庄严。

用细节来铺垫、用情感来带动,于和伟将陈独秀的宏大誓言和普通人的真情实感紧紧相连,观众可以感受到这是一位革命者,同时也是一位有血有肉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

通过表情眼神来塑造人物性格

《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中于和伟饰演的曹操,是一位既开阔又多疑的大王,也是一位既严厉又慈爱的父亲。因为王者身份决定了人物不会有太多大幅度的形体动作,

所以于和伟主要通过表情特别是眼神来塑造曹操的人物性格。

曹操的出场是躺在病榻上,因为头痛手压着一块布在额头上,听到华佗说要开颅治病,他一下坐起,透过压在额头的布巾斜视着华佗,然后放下手上布巾眯缝着一只眼看着华佗,定睛一会儿缓缓地说:“天下想取我项上人头的可不止你一个哦。”这道犀利的眼神将曹操的愤怒和蔑视恰如其分地传递了出来。

曹植私闯司马门,曹操被大臣和曹丕逼迫将曹植打入大牢时,面对满朝文武百官和曹丕说:平原侯已被关押,连同杨修、丁仪打入大理寺。说完他身体前驱、撩开眼前的冕旒,眼露寒光,嘴角上扬问曹丕:“你满意了吗”,又问大臣们:“你们都满意了吗”,然后冷冷地笑出声来。这一段表演于和伟举重若轻,将曹操怒而不发,隐忍克制的内心活动通过面部表情和眼神传达出来。在于和伟细腻的表情和有层级的眼神下,霸气的曹操、杀伐决断的曹操、内心丰盈的曹操融合在于和伟的曹操形象之中,深入人心。

设计符合人物性格的形体动作

在《刑警队长》中,于和伟设计了大量生活化的

形体动作来完成对顾铭这一人物的塑造。他在家里熟练地做饭、哄孩子玩耍、在办公室里展被搭铺、布置手下工作、调动刑警人手、蹑手蹑脚搜集证据、骑车带证人找疑犯、走访犯罪现场、冲在最前面抓捕疑犯、街头追逐逃犯、与犯人打斗,即使在办公室布置任务,或在审讯室这样逼仄的空间里,于和伟也绝不让顾铭好好坐着。顾铭作为一个一心扑在事业上的刑警支队队长,于和伟让这个人物始终生活在动态中,这种大幅度的肢体动作与刑警支队队长的人物身份十分吻合。可这样的刑警队长他也有安静下来的时候,关心下属的感情生活、安抚被害人家属的思想情绪、对自己的妻子深深的自责与爱恋等等,这时候的顾铭进入到深层柔软的内心情感世界中,我们看到了勇往直前的刑警队长,也看到了深情款款的朋友、领导和丈夫。

设计符合人物性格的动作是于和伟在人物塑造中的一大抓手,在《我不是潘金莲》中,他扮演的郑县长虽然只有几场戏,却也用自己的肢体语言进行了很好的区分,在比自己地位低的王公道面前,他手背在后面昂头挺胸;在比自己地位高的市长面前,他低头哈腰唯唯诺诺,一副谄媚小人的形象呼之欲出。在《猎毒人》中,于和伟饰演的吕云鹏得知哥哥牺牲时,他被震惊到,突然不停地打嗝、悲愤自责地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向过道,直到倒地晕倒一气呵成,人物动作设计和心底泛起的悲伤扑面而来,十分精彩。

当然于和伟在塑造人物时,还有一大本事,那就是他的台词功力。曹操的语言缓慢而有力度;陈独秀的语言铿锵而坚韧;顾铭的语言生活化;郑县长的语言猥琐;《猎毒人》中,即使由于剧本的缺陷,给于和伟发挥的空间有限,但他随着人物身份的改变,改变台词的处理方法,开头的爽朗、中间的阴郁、后半部分的毒辣等等。

可以说,把握人物动作、处理生活细节、控制语调节奏和调动情感变化是于和伟塑造人物时的强项,这种能力可以帮助他弥补某些角色设计上的瑕疵,比如在《刑警队长》中,顾铭太过执拗的人物性格其实有些失真,但于和伟运用大量的生活动作,使用自然的生活语言,使顾铭这个人物自然而生动,虽然故事有瑕疵,但人物还是很丰满的。在人物性格塑造中挖掘、展现人物的深层情感,是于和伟近几年来表演的重要特征,也是我们被人物打动的原因。

(据《文汇报》)